

教授訪談

胡家瑜教授專訪

採訪/文：人類一 鄭若元 林君芳

1. 請問教授為何選擇賽夏族做為研究對象？

我是接受當時內政部的委託計畫，因緣際會下才以賽夏族做為我的研究對象。很多日本時代至光復初期的原住民研究都集中在物質研究的部分，60、70年代時，思潮轉向對於社會組織與現代化對原住民傳統技藝與物質文化產生的影響感到好奇。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前後，內政部開始委託學者做臺灣原住民的專題文化研究，各個學者做自己的專長，這個計畫持續了十年左右。因為我當學生和助教時有看過矮靈祭，再加上經常要跑田野，距離因素也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所以就選擇賽夏族作為我的研究對象。

2. 賽夏族是否有文化流失比其他原住民更嚴重的現象？

那要看你對文化的定義是甚麼，如果以馬林諾斯基的文化定義來看，就是日常的生活習慣、飲食習慣等綜合的整體，那賽夏族很早就受到影響，而且是一直在變動的。因為他們早期就跟客家人有很多接觸(地緣因素)，譬如泰雅族受到的影響就較少，因為它的地理位置位於賽夏族後面。但賽夏族的家族組織凝聚力以及族群

意識很強，也對於自己的文化消逝有警覺性與焦慮感，因此若有婚喪喜慶等傳統祭典都會要求族人回來參加。相較於其他族群，賽夏族有著強烈的危機意識，文化還保存得滿完整的。

3. 您在田野過程中是否曾經遇到一些困難呢？

不同的人對於前來「研究」的人類學者會抱持著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樂於分享他們的文化知識，因為他希望藉由我們的紀錄讓它的文化被保存下來，有些人則是會產生排斥，認為你為什麼要來研究我、把我的文化記錄下來、帶出去讓外人看？以前的研究者較會忽略進入部落時及研究的成果，和部落發生甚麼關係，現在的研究者比較會注重做完研究之後還會與部落有後續的互動和回饋。我本身就是玩博物館出生的，之後才去做賽夏族的研究。賽夏族族人其中其實也有很多人沒看過祖先的東西，因此我會把博物館中有關賽夏族的藏品資料，包括照片和織物等等，拿給他們看。他們對這些東西也有高度的興趣，因此也會樂於和我分享和這方面相關的知識，也會主動來找我。因此不太有人對我的研究產生排斥或敏感的現象，所以其實是方法的問題

4. 原住民的文化是否有被商品化的感覺？

不能由外人來幫他們製作商品，而是他們自己要有個動力去做，內部機制的規劃很重要，我們要幫忙而不是代替他們去做，生產的過程很重要，因為一群人聚在一起可以產生凝聚力，但也不能都生產一些現在沒有人會用到的東西，譬如說一些傳統織布衣，因為沒有人去買的話這條生產線就會斷掉，而導致文化無法繼續傳承，所以他必須找到可以長期流通並具有經濟效益的東西，這其實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5. 國外與國內的博物館有什麼不同呢？

國外博物館是法人化的，有一個委員會或董事會，任何經費來源都彙整在董事會而不是單一來源；而臺灣的經費來源大多是公家的錢，所以館長大多是公務人員。臺灣的博物館算是突然的蓬勃發展，成長太快導致經費人力難以支應。臺灣博物館的問題，第一是大博物館的展覽常常因上級的喜好或需要而臨時舉辦，準備時間太過倉促，即使投入很多金錢卻因為時間不足而呈現的沒那麼好；小博物館的問題則是先蓋了博物館卻沒有想怎麼長遠發展，沒先想好可以推動的人或錢以及持續營運的動力。其實設立

博物館前一定要先想它主要的目標與範疇在哪裡，常常小博物館因為經費和人力不夠而主要都是在看壁報而不是文物。辦展覽一定要突破只是在做壁報，文字太多而可以看的物品不夠多或吸引力不夠，那麼人們就會想看看書就好而不會想走到一個空間去看。展覽傳遞的訊息及知識和看書是不一樣的，所以策展人一定要對展覽的性質和展覽怎麼運作有基本的認識。

6. 作為專科研究者與展示策展者有什麼差別呢？

作為專科研究者與展示策展者中間是有一點落差的，作研究者可能是做第一線的資料收集，如田野採集資料寫成一個完整的民族誌報告；作為展示策展者則要了解展示溝通的對象，對怎麼運用展場空間以及知識要簡化到什麼程度要有所了解。

7. 教授現在還有再繼續做博物館的工作嗎？

有，像今年我還在做國科會的計畫，把海外的臺灣民族學藏品做清查及數位化，將來要在臺灣架設網站，明年還會繼續到美國紐約的自然史博物館。

8. 有沒有想要對人類學系的同學說些什麼或分享什麼？

為從這部電影可以看出日本戰後受到的一些政治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因為老師認為這是個充滿青春氣息、所有大學生必看的作品。

電影敘述一個大學教授剛強獨立的女兒，幸枝，她與父親的學生因支持自由主義而常受到警方的關注，本來單純的生活被政治擾亂，經過重重打擊，幸枝決定離家過獨立的生活。經過三年，在朋友的幫助下她找到了當初她深愛的大學生，野毛，兩個人便決共同生活。不幸地，野毛被逮捕在獄中身亡，幸枝認為自己是她妻子，搬到他家鄉幫忙他父母，並受到了不少折磨，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一段路程，但無論如何她堅持要過著自己以後回想起來都會無憾無悔的生活。

通過兩位老師的講解，看到了《我與青春無悔》里的歷史背景。雖然說是個虛構的電影，但也不完全是，裡面融入了在日本兩個真實事件：一個是1933年的京大事件，另一個是情報人員尾崎岫實，也就是在片里稱為野毛的學生，因為傳遞革命訊息而被逮捕。黑澤明把沈重的歷史事件，透過年輕人青春熱血的精神，呈現在銀幕上，讓這部片子更生動感人。

紐約黑幫

曾經參加過一些影展講座，第一次在這樣的場合觀賞所謂比較「好萊塢式」的電影，雖然有比較高的娛樂成分，但一段較為陌生的紐約歷史也十分令人好奇。

故事背景是1846到1863年間，還不像現代紐約的紐約，在曼哈頓下城

人類一 趙庭輝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此話所言不假。由其是套用在考古學中，更是充分點出這門學問的精華所在。這次的考古出遊，我便是抱持著出入門者對考古學的好奇心來參加這次的知性之旅，首站來到了芝山岩遺



撿到的陶片

人類學系的同學可以從一種比較輕鬆愉快的心情來看將來發展的可能性，人類本來就是個很有趣的被分析及被研究的對象，從我們講的社會文化的角度或更深一層講整個人類變化的角度來看，說不定你們會找到自己人生值得投入的領域，不管是在人類的哪一個層面，一定會有一些值得你們去找到的有興趣的東西，其實這樣子找的時候無論學什麼都還滿有趣的，人類學也許不是一個想像中很有商業前景的學問，也不是很有工作保障，但它對理解自己與理解別人以及所在的環境及社會是很有幫助的。

這次的訪問真的讓我們滿載而歸!! 教授就像座寶山，結束訪問之後，令我們對於人類學有更深且更多元的認識與思考。我們最感慨的還是文化的推廣與保存，是有其相當困難度的。如何在行銷以及傳承之間達到一個平衡，或是，博物館自身定位和方向的確立，都是人們必須深刻思索的問題。這些都不是用單純的方式就能解決的，牽涉層面太廣、太深、太複雜，這也不是依賴「誰」或者哪些「專家」就可以找到答案，畢竟文化是全人類的共同記憶與資產，它的未來掌握在我們的現在。



與談人陳伯楨教授

「五角地」的黑幫鬥爭史。時值愛爾蘭的大饑荒、美國的南北內戰，居住在紐約的人口複雜、族裔多元，幫派份子在此互相競爭。時有衝突、時有鬥鬥，幫派之間也會為了利益合作或分裂，主角為愛爾蘭移民，原本為報殺父之仇而隱藏自己的身分，在身分曝光後改為替愛爾蘭的移民們發聲。表面上是黑幫鬥鬥，但實際對抗的不只是眼前的敵人，對抗的是永遠強調自己是「以美國為正統」的在地勢力，以及美國看似寬容但實為狹隘的民族主義。片子裡因為徵兵而引發的暴動，打亂了兩個幫派的正面對決，但是也讓兩方的人馬體悟：最終同在一塊土地上不分敵我。

在一般人印象中極度發展及現代化的紐約，因為都市更新而發掘出的歷史，讓我對於紐約的發展過程有了不同的認識，或許當時與現代的印象衝突也是迷人之處吧！雖然在歷史事實上，它並不是一部完全歷史正確的電影，也有一些評論認為不能清楚了解導演要表達的主題，但我認為有時看完一部電影後，不是急著探求導演想要在作品中表現什麼，而是思考自己看到了些什麼。

址，其中所展示先民使用的器具與歷史背景介紹，讓我對考古學有了初步了解，由其是在最後參觀芝山岩地區完整的層位保留，更讓我對台北地區的地質狀況與先民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這趟旅程最讓我感到驚奇的，莫過於在現今花博園區中，竟可從一旁的花園中隨意撿拾到起千年前的貝殼遺留，果真處處都是考古學啊！

最後在圓山育樂中心小山坡旁所進行的小挖掘，則是最有趣的部分，雖然沒能找到具有研究價值的考古文物，但這確確實實是一次新鮮的體驗，總之，這次的考古出遊真的讓我收穫豐碩。

脈絡中的身影

2011人類系歷史系聯合影展觀影心得

泰雅千年、走過千年 人類一 李善閔

迷失的古泰雅之子啊！踏過多少的叢林小徑？跋涉過多少的高山溪流？長滿厚繭的雙腳，在這一路上或許徬徨、或許失措，卻從未停下腳步，依然挺立著腰桿，邁向未知的未來……

《泰雅千年》是一部描述泰雅族古老傳統神話的電影，以古泰雅族人的遷徙過程和心路歷程為軸心，生動地表現出泰雅族信念——「Gaga」的內涵。經由片後教授的說明，我們明白了泰雅族Gaga意向的廣大。它擴及生活各個層面，影響著人們精神上的思考，人們依著Gaga的規範努力生活，

並尊重祖靈與自然生態。而《走過千年》這部幕後花絮中，提及的重要議題引發我們的深省，並思考著該如何解決這樣的難題。時空轉換，原住民在時間軸上綿延不絕地發展，卻因為歷史的變遷，使得曾經是這塊土地主人的他們趨於弱勢。

影片中透露出參演原住民們的期盼：透過拍攝，凝聚日趨消散的團結力，同時傳承泰雅族文化、祖先生活智慧。當然也不免希望如拍片人員信誓旦旦的說法，藉由此片的宣傳發展起觀光。然而這樣一部大作，確實在波士頓獲得大獎而打響知名度，但並未如預期的成為觀光景點，更甚者——三年來無一觀光客。

古樸的屋宅，孤立在山的一角，安寧地與自然相依傍，偶有羊的步伐聲陪伴。千年前的過往是否就像現在一樣，隨著影片的落幕消散無蹤？誠如攝影者所言，我們不免思考該如何在其中找到平衡點，讓原住民們可以一邊保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卻也不受到商業競爭的壓力，可過著富足的生活——不論是物質，或是文化方面上。

空靈的泰雅古訓依舊傳唱，訴說出祖先堅忍不拔的精神，引領他們的傳人再次迎向未知的未來。

我於青春無悔 人類一 葉宇桐

~考古出遊

解，圓山文化的範圍出乎意料的遼闊。從捷運站和附近的寺廟，到更遠的圓山飯店都有該文化的物件出土。

我們無緣進入圓山文化的考古探坑一窺究竟，只好在展覽室觀看少數的物件和迷你貝塚，卻發現展覽室的建築外觀也讓人值得深思一番。展覽室的



芝山岩參觀



系上活動

剪影

人類一 葉宇桐

走入芝山岩鬱鬱的綠色樹叢中，就像踏入了通往過去的時光隧道。高處眺望，極目所及無非聳立的水泥建築。而透過導覽及展示館的解釋和圖片，我們卻能看到過去在此生息的人們和他們的環境。芝山岩和附近的幾處高地在現在看來，是都市中僅存的自然。但誰想得到幾千年前，這裡反而是人們少數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廣闊無際的湖中唯一有人類活動之處。所謂滄海桑田，就是這個意思吧。

圓山文化的一隅，藏身在今兒童育樂中心。附近充滿現代感的北美館和花博設施，令人難以聯想到這裡曾有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跡。不同於一般人的理



人物專訪——謝竹雯學姊、劉以霖學長

文/人類一 鄭若元 林君芳



1. 請為你們為什麼研究所會繼續學習人類學?

竹雯學姊:我大學念了五年,因為我去雙主修政治系公行組。之所以會選政治系的原因是因為從八科擇十的科目中,發現自己對政治還滿有興趣的,加上人類學的領域中,其實也有「政治人類學」。而且家長都會希望我們念一些「比較實用的科目」,例如公行組畢業後就可以去考公務人員,所以我選擇政治系作為我的雙主修。很多人研究所不想繼續念人類學,是因為大學已念了四年的人類學,念久了會覺得有一點茫茫然,因為人類學很廣,又是社會大眾一般認知中不太實際的學科,心裡會對繼續人類學研究產生焦慮感,所以很多人會選擇先去工作。但是因我大學時有雙主修,算是有先出去繞過一圈了,所以較確定自己想繼續走人類學。

以霖學長:因為希望自己可以多受一點人類學的專業訓練,當時覺得大學接受到的東西還不夠紮實。

2. 請問你們為什麼選擇國內的研究所而非選擇去國外留學?

竹雯學姊:雖然經過大學的人類學訓練,但總覺得自己人類學基礎還不夠紮實,教授們還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學習,還有很多課沒上過。我希望可以在國內就把我的第二外語學得很好,例如我想學好日文,那去歐美國家學日文對我來說比在臺灣學習更困難。當然還有金錢方面的考量,

以及當時大學畢業後,還不太知道自己想要做哪方面的研究。如果貿然地跑到國外做了一個主題,後來發現自己其實不太有興趣...總覺得風險有點高。另外臺大的資源算是豐富的了!

以霖學長:我也是覺得大學念完好像沒有很扎實的基礎,所以想要念研究所。不去國外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學費、生活費的緣故。另一方面覺得自己好像還不是非常確定自己的方向,所以想先留在國內摸索。

3. 請問學長姐對人類學的哪方面比較有興趣?

竹雯學姊:我們兩個都對文化方面比較有興趣,但其實那時也有在考古和文化之間徘徊過,大學時也修了不少考古的課。但我雙主修的是政治系,還有第二外語的學習基礎,再加上我想要處理一些社會議題的研究,幾個條件的加總下就選擇了文化方面。

以霖學長:雖然我也有出考古田野,且覺得田野的過程滿有趣的,但因為自己對於人類學理論還有文本分析比較有興趣,所以還是念文化人類學。

4. 會想要進入博物館工作嗎?

竹雯學姊:目前沒有特別想。倒是我的兩個直屬學姊都是唸博物館相關,其中一個已在博物館工作了。我個人對博物館的經驗是大學時在臺中科技博物館有過打工經驗,大概一兩個暑假,工作內容包括洗陶片、到惠來里發掘現場幫忙及幫忙整理展場等工作。

以霖學長:我也是還好,但我大學的時候有去中研院史語所的中原考古庫房工作,做了快一年。內容大概是測量青銅器。其實還滿有趣的,因為可以近距離接觸到以前課本才會念到的器物。

5. 聽說學姐前陣子有去香港做報告,請問有沒有什麼收穫呢?

竹雯學姊: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學生發表,發表人來自各國,和我同場的有大陸、英國和日本學校的學生,評論是請老師講評,講評時間還比一位發表人的時間長,真的會感受到「交流」。感覺有點小緊張因為報告全部都是英文來發表。我覺得去會議報告很重要是因為可以藉別人的發問知道你哪邊說的不清楚,或者是哪部分有問題。而且用英文報告,等於是用一個相對不熟悉的語言,比起用中文會讓我更仔細地去注意用詞是否精確,我覺得這是我的收穫。

6. 考研究所時有沒有比較過一些學校或是想出國念書?

竹雯學姊:看你喜歡怎麼樣的教學方式。以清大來說,有為期一年的方法論課程,有點像我們大學部文化田野的加深加強版,前幾年有老師們帶隊、一群人去中國西南做研究。而臺大基本上是屬於單打獨鬥派,你想要做什麼研究就去做,不過目前有增加半年的論文研究計畫進階討論課程。如果你覺得自己要加強田野上的訓練或是對清大的中國西南研究有興趣可

以去清大試看看,你的個性比較喜歡冒險嘗試的話就在臺大。其實還有很多需要考量的點啦...

7. 會想要出國念博士嗎?

竹雯學姊:會想啊,在國內臺大已經念了很久大概七年了,真的是老臺大。如果有能力的話就去美國,日本的話有點...在我的想像中能在美國唸書研究日本,比起去日本唸書研究日本來得有趣。

以霖學長:會啊,若出國,大概還是會去美國吧,其他國家的人類學訓練似乎偏向師徒制,而我自己覺得比較適合固定課表的美式訓練方式。

8. 有沒有想對人類學系大專部的學生說些什麼呢?

以霖學長:可能我比較老套一點,雖然大學生活裡面社交是一個很重要的面向,但畢竟還是大學,還是來接受高等教育的,所以還是應該要多去聽聽不同的課程。如果可能的話,輔系或是雙主修也可以考慮。如果因為這樣要延畢的話,應該也還好,畢竟才差一年或是兩年,但你可能在這段時間獲得更多的東西。另外

電影推薦

禍水

故事背景是在印度不合作運動正興盛的三零年代,在甘地倡導的新思想、傳統印度教經書教條交織、衝突下的社會是甚麼模樣?故事由一名八歲的寡婦秋雅出發,片頭引用《摩奴法典》:「寡婦理應受苦,克己守貞致死。喪夫後守貞的妻子可以上天堂。不貞的女子來世會轉身為胡狼。」說明了這個社會對寡婦看法及期望。電影中年輕寡婦卡麗安妮,和接受新思想的律師納拉揚的戀曲,更表現出寡婦對自由和幸福的渴望。在不平等的階級社會中,由我們的觀點看來,寡婦們的悲苦命運是因為傳統宗教觀念的影響,但是生活於當時背景下的多寡寡婦,反倒認為要提倡「解放寡婦」的甘地是令人無法理解的反派人。電影中沒有一般印度電影常有的大型歌舞場景,但是神祕、淒迷的配樂更是引人入勝。而藉由電

影的畫面,更可以發現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宗教的密不可分,無所不在的儀式、禁忌、祈禱,似乎成了鐵一般的紀律,井然地規範這個社會。一群被遺忘在恆河邊的無助寡婦,透過信仰想要追尋永恆的信念,但是堅定的信仰是否能讓生命更有力量而延續?而生活在傳統信仰教條下的人們難道不渴望自由的空氣?片末表示經過統計,「2001年印度三千四百多萬名的寡婦,多數依然過著和兩千年前無異的生活。」一場關於傳統信仰與自由思潮的拉鋸,一個值得你我深思的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就多學一個語言,並且試著交換學生看看,學校資源其實還滿多的,可以多加利用。

竹雯學姊:建議不要亂翹課,若是要翹課的話那麼乾脆就不要修那堂課了,做人要乾脆一點,每個課總會找得出好的地方,都會有它的道理,比如說訓練你面對人生的無奈...除此之外早一點學第二外語會比較好,將來若要就業的話有證書有加分,若是選擇的研究所要修第二外語,那個時候再修的話時間會不夠用,建議在大學的時候至少去修個一年會比較好。另外,大學可以多試一些自己覺得「有趣」而不一定要社會上覺得「有用」的課程。

這次的訪問可說是緊張又難掩興奮,可以訪問到碩士班的學長姐讓我們受益良多,除了得到許多平常課堂上比較少提到的資訊以外,我們也得到了很多關於學習方面的建議。學長姐人都非常好而且很熱心,整個訪談過程輕鬆愉快,一開始的緊張感完全消失了,這次的訪問不只有滿滿的收穫,也讓我們體驗到原來訪問也是一門大學問呢!

文/人類一 林宛瑩

愛會洗淨一切罪孽



影的畫面,更可以發現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宗教的密不可分,無所不在的儀式、禁忌、祈禱,似乎成了鐵一般的紀律,井然地規範這個社會。一群被遺忘在恆河邊的無助寡婦,透過信仰想要追尋永恆的信念,但是堅定的信仰是否能讓生命更有力量而延續?而生活在傳統信仰教條下的人們難道不渴望自由的空氣?片末表示經過統計,「2001年印度三千四百多萬名的寡婦,多數依然過著和兩千年前無異的生活。」一場關於傳統信仰與自由思潮的拉鋸,一個值得你我深思的問題。

藝文活動

(編)人類一 李善閔

太陽之子—當神話遇上排灣族

時間: 100.12.22-
地點: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市北區館前路1號)

神話與儀式在排灣族的文化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排灣族藉由口述的方式將其故事傳承,而這些故事的背後都隱含著龐大的民族特色,透過這些神話故事,我們可以了解排灣族的傳統信仰及思想價值。此特展以「說故事」的方法,呈現排灣族祖先的歷史及生命智慧,並結合一系列的排灣族文物使人們可以近距離的接觸原住民文化。

人類學家的足跡(台灣人類學百年特展)

時間: 100.10.18-101.03.11
地點: 國立台灣博物館(台北市中正區100襄陽街2號)

網址: <http://www.ntm.gov.tw>

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它包含文化人類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與語言學四大分支,並以生物文化觀點來觀察社會文化,同時培養了關懷和反省批判的能力。「人類學家的足跡: 臺灣人類學百年特展」由「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及國內相關博物館、學術機構共九個單位共同籌劃舉辦,回顧民國以來人類學百年的發展歷史與貢獻。

先履其源—漢武蘭文化特展

時間: 100.12.19-101.04.08
地點: 十三行博物館(新北市249八里區博

物館路200號)第一特展室

網址: <http://www.sshm.tpc.gov.tw>

漢武蘭遺址在台灣的史前遺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大約是在十七世紀更早前、臺灣中北部最大的聚落,同時也是台灣少數木頭遺址之一。其文化特色與噶瑪蘭民族誌記載類似,是蘭陽平原最具噶瑪蘭文化代表性的考古遺址。此展自蘭陽博物館借展所保存之珍貴出土文物,結合臺大陳有良老師及邱水金先生研究成果,規劃成「走進遺址·穿梭時空」、「滄海桑田·孕育生機」、「家居一隅·工藝展現」及「取食大地·活躍河海」四大主題,來重建漢武蘭人過去的生活片段。

岩繪·岩雕: 石頭畫布上的史前史 Rock Art 岩畫特展

時間: 100.12.23-101.04.29
地點: 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台東市博物館路1號)第一特展室

網址: http://special.nmp.gov.tw/2011rock_art/

在國外最著名的岩畫莫過於法國屈薩克洞穴中的大批遠古岩畫,雖然岩畫沒有文字,卻更生動地呈現遠古時代的人類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有岩畫的發現,而台灣也在2008年經由文建會公告指定「萬山岩雕群」為臺灣第七處國定遺址。此特展便以萬山岩雕群為核心,揭開其神秘面紗一角,期能夠為開啟未來臺灣岩雕探索的新頁,並與世界岩畫接軌。

◎ 以上簡介參考各官網。展覽如有異動,以各單位公告為主。

經典好書推薦

菊花與劍

文/人類一 葉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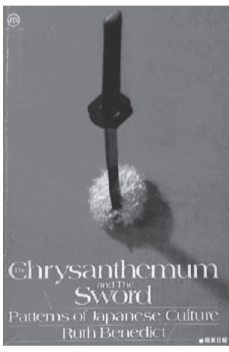
本書的寫作背景為美日交戰時,美方看到了日人迥異的作戰邏輯(如日本海軍挫敗,其人民依然認為自己是勝利者),欲了解日本人的行為模式,以為規劃作戰方針與戰後問題處理設置藍圖。將此重大的使命交推給人類學家潘乃德,期望她依專業的人類學理論描繪日本民族的圖像。然潘乃德無法使用人類學最強調的技術與方法---進行日本田野調查。不過她最後選擇從接觸在美國的日本人著手,輔以觀察戰爭中的是本人,了解其文化。寫成菊花與劍一書。

因操練而勞累。他們非常重視人的眼光,要求軍事縱使須棄艦仍須遵守禮貌。認為投降是啟齒大辱。他們對「天皇」的信仰,更使其對奉獻生命的信念屹立不搖,相同地他們對天皇的服從是無庸置疑的,也就是說若天皇宣布停戰,日本勇士必會停戰。

藉由這些現象,作者試圖剖析日本的思維模式。她發現日人非常重視各守本位的階層體制,賦予各階層特權與責任,即使最低的階成皆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也發現日人有強烈的歷史負欠者想法,他們從出生便自認有義務去報償這分負欠(恩),也正因此日軍尊崇天皇、不降。另外,當受到他人之恩時,更要以百萬倍的報償那份恩。而有趣的是,日本人認為只要不違背恩的義務與義理的享樂便是人情的領域,是好的。作者更進一步指出日人的人生觀是由忠、孝、義理、仁、人情所構成,而其矛盾的性格更是因面對這些領域難兩全時的權衡結果(ex忠誠是對君主的義理,雪恥

則是對名份之義理,在日本,他們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最後,作者導引到日本人特殊的修練學習模式和一個日本人所被設定將有的一套日本生命經驗,這些都是與西方迥異的。

閱讀本書後令我有了一些震撼,看到作者旁徵博引的實例印證日人平實看待忠孝義理人情等領域的態度,以及面對德行困境時如何下一手好牌的節操和他們對於洗刷汙名的決心,還有他們如何教育接受同樣文化塑模。我覺得這是一本淺顯易懂的日本民族誌。作者藉由分析日本歷史事件、小說戲曲與其人民的行為,勾勒出了日本民族文化的文法,並且合理解釋了日本民族猶如菊花與劍般的雙重性格。而令我覺得有趣的是,本書成書四十五年後,反觀今日的日本文化依然適用。



考古新聞

蒐羅 編\人類一 趙庭輝

西班牙考古團 來台挖古城堡 400年前建於和平島 雷達測到構造物

蘋果日報 - 2011年10月20日

西班牙人近四百年前佔領台灣北部時,在基隆和平島西南端興建聖薩爾瓦多古城及修道院,卻毀於戰事,台大等學術單位與國科會合作,日前邀西班牙專業考古人員來台進行兩個月挖掘,希望找出遺址,不過尚未有令人興奮的收穫。

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台灣大學及台北科技大學與國科會合作,協助挖掘歷史遺物;考古團隊說,已知該處曾興建古修道院、日本宿舍,從本月至十二月展開為期兩個月的挖掘,整個計劃為期三個年度,後續計劃還需與台船公司洽談。考古人員此次在停車場角落挖四個兩公尺長、寬區塊,每十分鐘作一次紀錄,至昨天約

挖一公尺深度,只挖出少數疑為日治時代的瓷碗、瓦片。

考古人員研判,深層區可能在兩公尺深下方,屆時或許會有令人興奮的文物出土,開挖的停車場附近住戶早年蓋屋時常挖到長長的人骨,明顯是荷蘭人等外來人士的骨頭,「相信早晚會挖到遺物!」

這次的考古行動若能成功出土遺物,便是一對台灣近代多元文化的歷史留下重要的佐證,儘管目前尚未有所重大新獲,相信未來一定會有重大的突破!

兩百萬年前化石 恐改寫人類史

法新社 - 2011年9月9日

關於原始人類源泉南猿(Australopithecus sediba)的大型研究今天顯示,源泉南猿跟猩猩一樣的

在樹上擺盪,但卻有製造工具的靈巧長手指,與可直立行走的混種腳。直到現在,學界普遍認為第一個會製造工具的原始人類是能人(Homo habilis),這項理論是依據在坦尚尼亞發現的21根化石,這些化石可追溯至175萬年前。

但仔細研究2008年在南非發現的兩具源泉南猿部分骨骼化石,可得知這些190萬年前在地球四處走動的生物,在更早之前就製造工具,且可能是人屬物種的第一個直接祖先。根據歷來所發現的最完整手部樣本,源泉南猿有特別長的拇指與有力手指,可能是用來製造工具,不過牠們的腦袋很小,類似猿猴。

藉由深入的探究與骨骼化石的出土,人類體質發展又將往前溯源20多萬年。這就是歷史的可變性,也是人類學的迷人之處—以科學去追尋人類的價值。